

笔记 美军教官

沈宁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美军教官笔记

沈 宁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军教官笔记/沈宁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106-01736-1

I. 美… II. 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937 号

美军教官笔记

沈 宁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插页/6 字数/18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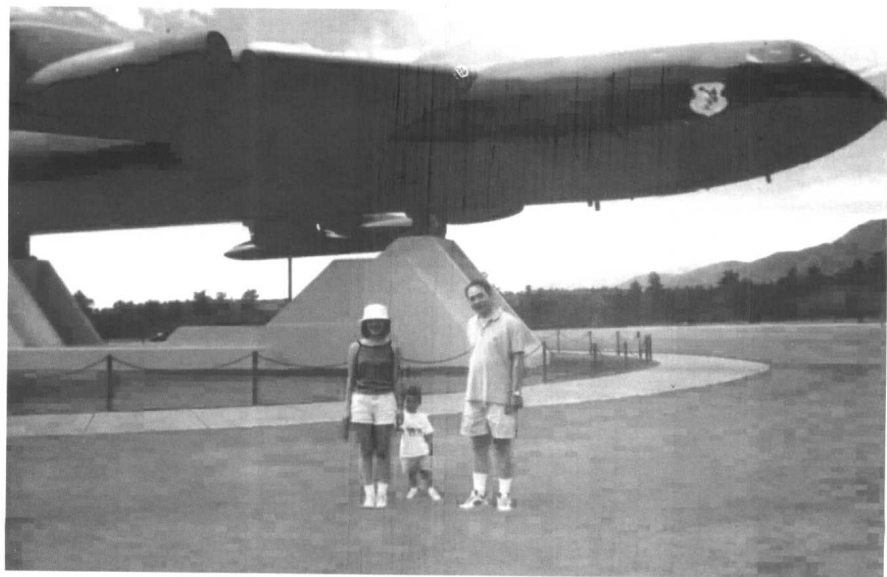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1736-1/1·0295

定 价 15.80 元



作者与法语教官考林少校合影



作者与女儿、儿子在官校校园内巨大的B-52轰炸机前合影



新型战机



预警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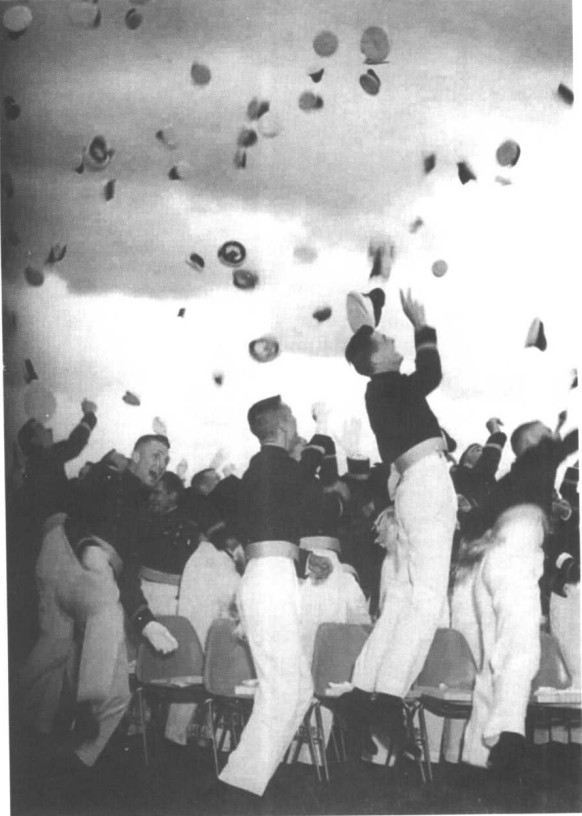


F-15E 战机

空军军官
学院新学员基
础训练课程



航母上的战机



毕业典礼上，毕业学员欢呼雀跃，把军帽抛向空中。这个仪式已经形成传统



作者与二年级中文班学员合影

目 录

意外的电话	1
美国军队	16
上将的签字	29
空军学院和作弊案	43
教官受训	56
教育思想和方法	70
学员受训	87
开学首日	100
任教生涯	114
中文班课堂	127
学员的作文	139
教官同事	150
客自远方来	163
评分规定	176
学员小闹风潮	189
美国军官形象	202
国际交流	216
上校系主任	227
发展中文课程	241
毕业典礼	252

意外的电话

1999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房里,专心在电脑上写作。

到美国十六年了,一直东奔西跑,忙于求学求业求生,虽然心里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我的所爱:写作,却从无一日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到50岁生日那天,我终于意识到,如果再不赶紧悬崖勒马,此生休矣。人生一世,并非只要吃好住好穿好玩好而已,人的真正幸福,在于能多少干一点自己乐于干的事,多少能有一点随心所欲,多少能不被身外之物所支配而享受哪怕一丁点儿自由,就算很苦,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满足和快乐,这才叫做人的生活。也许这是由于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久了,想法转变了吧。我现在很能体会为什么许多美国人抛弃稳定和优越的生活而到处流浪。

中国人,多少年来,都只一心谋求一种生存。不是每个人可以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他们的心爱。

我听说,过去不少中国人到了美国,像我一样,看到许多美国人的富足安逸,总算才知道,世界上除了每月三五十元工资一家三代同居一室以外,也还存在别样的生活。于是,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就成了在美国的奋斗目标。看人家开餐馆发财,自己也



开个餐馆,没日没夜地干;看人家作电脑软件程序编写员找工作容易,赚钱多,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是不是那块料,非学不可,赶着鸭子上架。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熬上三五年,学出来了,找了工作,年薪多少万,买了房子,生了孩子,每天在公路上塞车,生气,在办公室里干活嚼蜡,生气,瞧别人赚钱比自己多,生气,回家看着一大堆账单税表,生气。

我在美国十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难怪老祖宗要说五十而知天命,真一点不错。我一夜之间,幡然悔悟。其实人生一世,有吃有穿有住就够了,吃一碗阳春面和吃一碗熊掌、穿一双杂牌鞋和穿一双耐克鞋、或者住一室一厅单元和住三千尺大宅,到底有多大差别?多大的房子,躺下睡着了,不过仅七尺长短那么点地皮。不住豪宅,不吃熊掌,不穿耐克鞋,就不能升天?房子太大收拾起来还得多扫点地,多擦点窗,多除点尘;吃太多熊掌上了火,满脸起疙瘩,嘴里生疮打泡,还得进医院;穿耐克鞋同样憋气捂脚臭,交上漂漂亮亮的女朋友,脱了耐克,照样能把人熏跑不回头。得,我下了决心,辞了年薪五万元的工作,不操心去奔豪华的生活了,趁着还活得健旺,干点自己个人心爱的事:写作。我的太太很支持我,她一个人的薪水足够我们一家五口维持中等水平生活,不愁吃穿,她的医疗保险保全家。来美国跟我们同住、帮助我们照料小儿子的岳母除拿到了美国老年人社会福利,医疗全保以外,每月还有几百元现金补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就安顿下来,开始随心写作。我写,能发表也好,不能发表也好,无所谓。我只是写,把心里憋了许久的要说的话说出来,把积了十好几年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写出来,在写作中感受快乐。

这样写了大概十个月，那一天，1999年6月，窗外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我坐着，思绪沐着阳光，驾着白云，在蓝天里遨游。电脑键盘滴滴答答作响，像美妙的乐章；屏幕上一行一行字列出，像迷人的彩画。

突然，手边的电话响起来。虽然我把电话铃声调到最低，还是吓了一跳。我拿起电话，思想还弥留在写作的神思之中。

“我想找一位沈宁先生谈话。”电话里一位美国男人说。

又是哪家推销员了。我没好气地回答：“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从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打电话，找沈宁先生。”

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找我？会有什么事？我这才好像有点清醒过来，把眼睛移开电脑屏幕，开始用心听电话。我答说：“我是沈宁，请问有什么事？”

“啊，沈宁先生，很对不起，打扰您了。”电话里的男人显得兴奋起来，“我是萨平斯基少校，是美国空军军官学院的教官。您听说过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吧？”

我当然知道，全美国就这么一个联邦空军军官学院。十几年前我在衣阿华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寒假里学校组织外国学生到科罗拉多州滑雪，我参加了。路上曾到此空军军官学院参观过一下，当时只记得这个学院的教学楼修建得很别致。我女儿明年要上大学了，我们已经忙了一年，收集大学资料，也了解到，我们居住的科罗拉多州里的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是全美国最优等大学之一，可惜我的女儿对从军毫无兴趣，所以我们从来没专门打听过该校的具体情况。我女儿学习成绩优秀，或者这位少校教官，跟许多其他大学的人一样，想说服我送女儿去念这所军官学院吧。

“我很早以前去过贵校一次。”



电话里的萨平斯基少校听我回答以后，很高兴，说：“真的吗？太好了，你来过我们外文系吗？”

原来这位萨平斯基少校是外文系的教官。可我哪里晓得美国空军军官学院竟然会有一个外文系。美国空军军官要学外文吗？我没有问。

萨平斯基少校继续说：“我们外文系需要聘请一位中文教员，想请问沈先生是否有兴趣应聘这个教职？”

“空军军官学院居然开中文课吗？”我竟如此问出口来，问完之后，觉得自己脸发烧，可是话出口，收不回来了。

“是的，我们的中文课有四个年级的学生。”萨平斯基少校好像倒没在乎，仍然平心静气地回答。

“你怎么得到我的电话号码的？”我问这话，想让对方觉到点羞，掩盖一下我刚才的粗鲁。在美国，未经同意，往人家里打电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此计果然有效。

萨平斯基少校的声音马上显得有些不安，赶紧回答：“实在很对不起。我们外文系想寻找一位中文教员已经很久了，一直找不到。我向全科州所有大学的中文系发电求助，科州大学中文系传真回来您的简历，所以得到您的电话。”

多年前，我刚搬到科罗拉多州时，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是因为我一直对教书有兴趣，曾把简历寄给过科罗拉多州的几个大学，看看有无兼职教中文的工作。好几年了，科州大学一直没有空缺，却不料那份旧简历引来了美国空军军官学院的电话。

“我目前正在写几本书，没有心思做一份早出晚归的工作，”我答说，听到话筒里萨平斯基少校失望的一声轻叹，我又接着问，“在美国的中国人里有不少吃教中文这碗饭的，找个教员会

那么难吗？”

“不容易。科罗拉多州本来中国人不多，符合我们教员标准的就更少。”

“你们有怎样的标准？”

“第一，要标准普通话是母语的中国人。第二，是美国公民。第三，至少要有硕士以上的学位。”

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们要找这样的教员确实不大容易。在美国的中国人很多，在科罗拉多州虽不及加州纽约那般多如牛毛，可也并不少。但是普通话作母语的就有限了，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很大一部分都从南方来，会说普通话，但是多少带些地方口音。80年代后，中国打开大门，有一些从小说普通话长大的北方人，能来美国念书，拿硕士博士了。可这些人，来得早的，都念些电机电脑之类专业，毕业出来进公司赚大钱去了，没有多少待聘的闲人。晚来的一些，大多拖到1996或1997年才拿到绿卡，到1999年还不够五年，还没有拿到美国公民国籍。

“你们确实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了吗？”我问。

“是的，我们必须在7月中旬安排妥当，8月初就开学了。”萨平斯基少校的声音很恳切。

“我考虑一下吧。”我说，“有美国人要念中文，总是好事。”

“您不会失望的。”萨平斯基少校一听我口气转了，忙说，“能不能请您到我们学院来一下看看。我们校园很美，外文系教官们都很友善。请您无论如何来一趟。”

我暗暗叹口气，只好答应了。他马上兴高采烈，跟我商定日期时间，告诉我地址电话，连他家的电话都告诉我，对我说：任何时间，有任何需要，都可以给他家打电话。这就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美国人不大会随便把家里电话告诉人的，他这样，我还真不



能变心了。

过了一个星期，按照约好的时间我开车到了美国空军军官学院。那地方距离我家有 65 英里，约合 100 公里左右，开车约一小时才能到，这是我感到不满意的。我才不会愿意长期这样每天两小时跑来跑去地上班。要不我们就得搬家，可是第一是女儿一定不干，她还一年就高中毕业，这当口她绝对不肯转学。第二，我太太一定不肯。她在公司里当财务主任，干得好好的，干吗要换工作。我本来又不是要找什么上班族的工作，在家写作，悠哉乐哉的，干吗要为了上班而搬家或者跑路。如果这军官学院非要我教书不可，跑几天试试，顺心呢，就多干几天，不顺心呢，当然不干。

在美国，凡是用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养活的政府部门单位，都算是纳税人的财产。只要纳税人要去看，就可以去看。美国政府所有部门，华盛顿的白宫、休斯顿的航天总局、各州各市的各种办公室，都必须对美国公众开放。我在加州住的时候，当地的美国海军基地，也允许美国公民进去参观，还可以登上军舰。这所科罗拉多州的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自然也对美国公众开放。高速公路上大老远就立了牌子：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参观者中心 请走此路。

所以进这个军校大门，虽有岗亭，也有宪兵把守，但并不需停车检查，来人只需减低车速，让宪兵看清驾车人后，便会挥手准许车子直驶而入。背靠着雄伟苍茫的落基山脉群峰，军校校园更显得一片葱绿，草青路阔，静谧安宁。我从军校北门进入，不久就经过立在宽大草坪上展示的一架巨大的 B-52 轰炸机。我因为迟了，不敢停留，想着以后再来看。又走一阵，见到路标：参观者顺路直行，左转进入教学区。我便左转，看到一座方

形建筑，料是教学楼，就驶过去停下车。楼门口停了两辆大客车，不少游客在此。

进了门，发现此处是一个巨大的室内球场。大夏天的，所有人都短袖汗衫，球场里却冻了冰，大概是空军学院的冰球队在训练。我左右转了转，看到一个黑人姑娘穿着一件汗衫，上印着空军军官学院的字样，正匆匆在游客人群中穿行而过。她大概是学院学员吧。我急步走过去，向她打招呼：

“对不起，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她站住了，望着我说：“Yes, Sir.”（是，阁下。）

或许她见我不像其他游客穿汗衫短裤，大夏天的穿西装戴领带，所以格外客气。我问她去外文系怎么走。

她说：“我带您到门口指给您看，阁下。”

原来外文系离这还远呢。她在楼门外，手指着：这里出去，右转，见路口，再右转，再右转，顺路上山坡，迎面才是教学楼，外文系在楼里。

我按她说的重复一遍，问她：“对不对？”

她说：“Yes, Sir, it is correct, Sir.”（对，阁下，不错，阁下。）她实在用不着这样客气，“阁下阁下”的没完没了。我赶紧道了谢走开。

按着她指的路，我还真找到了外文系所在的教学楼。坐落在一座小山包顶上，那是一座大约150米长的长方形楼，数窗户像有五六层，大概还有地下室一层。楼前是一大片停车场，现正放着暑假，居然还停满了车，不知有多少人假期还照常上班。我找到个空车位，停好车，对着倒车镜整理整理衣服头发，便走到楼前的廊子下，见到第一个门洞就走进去。我知道外文系在四楼，当然找到电梯先上楼去。在电梯口，看到两个军官模样的中



年人站着等电梯。两个人都穿着浅蓝色短袖衬衫,深蓝长裤,黑皮鞋发亮,船型软军帽都拿在手里。两人肩上肩章都缀着一朵六瓣花形徽,一个人的花是金色的,一个人的花是银色的。

两个军官一见我走到,都同时对我一笑,“早上好!”

“早上好!”我答完,顺口问了一句,“对不起,请问上了四楼外文系该怎么走?”

肩上带银花的军官想了想,开始告诉我:坐这电梯上二楼,出了电梯朝左走,走到楼道尽头,转个弯,会看到另一个电梯,再上那电梯,到四楼,然后再朝回走。他说了半天,越说越糊涂。

那个肩上带金花的军官笑了,对我说:“我带你到楼门口去,告诉你怎么走,从楼外走比在楼里走简单多了。”

这时电梯门开了,肩上带银花的军官对那位说:“我是等你还是先上去?”

肩上带金花的军官说:“Sir(阁下),您先上去,我就来。”

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军队里,称 Sir(阁下)不是客气,是军规。凡下级对上级讲话,必须每句话答一声阁下。那肩章带金色六瓣花的是美国空军少校(Major)。那肩章带银色六瓣花的高一级,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所以少校对中校说话要称“Sir”。

这位少校带了我走出楼门,刚一出门,他立刻先把船形军帽戴到头上。那军帽上也缀了一朵金色六瓣军衔徽章。然后他拿手朝一边指着,告诉我一直顺楼走到头,看见最后一个门洞,走进去找电梯,那里的电梯可以一直上到四楼,上了楼再问。他告诉我,在楼里面找地方很不容易,乱七八糟的。我谢过他,便重新举步。

原来这是两座相平行的长方形楼在半空里架天桥连接起

来，构成了一个回字形的建筑。三十年来，随着学校扩大，根据需要，这里隔一块，那里加一道，地形变得极为复杂，各层楼的布局都不同。每层楼，每条楼道，每个小角落都有自己的字母数码标记。但是光知道标记，要在楼里面找，就像在天上飞机找地方一样。也难怪，这里教官学员本都是开飞机的，天上没地方划几街几号，全凭方向感，东南多少多少度。这样，后来我的教官同事也还对我讲：在这楼里找地方，比在天上开飞机还难。

我在廊子下顺楼走，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军官或学员，这是由于夏天放暑假，学校里除了上班的没有多少其他人。到南头看见一个门洞，却不知是不是顶头一个，站在那里犹豫。这时，楼里面走出来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也是穿着浅蓝短袖衬衫、蓝长裤，皮鞋发亮。看他肩章上只有两条线，没有花，估计是学员。他刚一出门，就像那个少校一样，第一件事，规规矩矩地把船形军帽戴在头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条军规，进了建筑，立刻把军帽摘下；出了建筑门，立刻把军帽戴上。露天情况下，军人一律不准光着头走路。哪个学员没戴军帽在外面走路，谁见了谁要训斥，招来的麻烦可大了。

这学员把军帽一戴好，看见我，马上说：“早上好。”

“早上好。”我答完就问，“请问，这里电梯上四楼吗？”

他一愣，看我一眼，答“Yes，Sir”，就像体育馆里那个黑人学员一样。

我说：“谢谢。”

他又说：“请问，您游玩校园，需要一个向导吗？”原来，这也是学院一条军规。因为空军军官学院每天来参观的人很多，在校园里看到便衣人员，好像迷路，学员们必须主动询问，征得同意，充当向导。我后来第一次带着家人周末到军校来玩，短衣短